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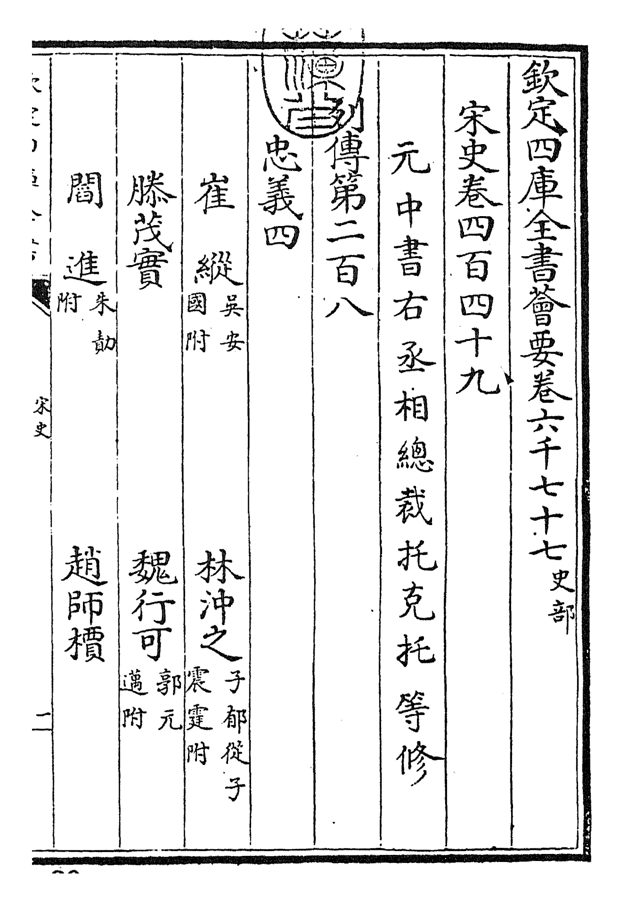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宋史卷四百四十九　五十

詳校官編修臣王天禄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千七十七 史部

宋史卷四百四十九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二百八

忠義四

崔縱 吳安國附　林沖之 子郁從子震霆附

滕茂實　魏行可 郭元邁附

閻進 朱勣附　趙師檟

易青　胡斌

范旺　馬俊

楊震仲史次泰郭靖附　高稼

曹友聞　陳寅賈子坤劉銳蹇彝何充

許彪孫張桂金文德曹顏胡世全麗彥海江彥清　陳隆之史季儉附

王翊　李誠之秦鉅附

崔縱字元矩撫州臨川人登政和五年進士第歷確山主簿仙居丞累遷承議郎幹辦審計司二帝北行高宗

將遣使通問廷臣以前使者相繼受縶莫肯往縱毅然請行乃授朝請大夫右文殿脩撰試工部尚書以行比至首以大義責金人請還二帝又三遺之書金人怒徙之窮荒縱不少屈久之金人許南使自陳而聽其還縱以王事未畢不忍言又以官爵誘之縱以恚恨成疾竟握節以死洪皓張邵還遂歸縱之骨詔以兄子延年為後

吳安國字正卿處州人太學進士累官遷考功郎官以

太常少卿使金值金人渝盟拘留脅服之安國毅然正色曰我首可得我節不可奪惟知竭誠死王事王命烏敢辱金人不敢犯遣還後知袁州卒

林冲之字和叔興化軍莆田人元符三年進士歷御史臺檢法官大宗正丞都官金部郎滯省寺者十年出守臨江南康靖康初召為主客郎中金人再来侵詔副中書侍郎陳過庭使金同被拘執初猶給乳酪迫守文虛中受其命金人亦以是邀之冲之奮厲見詞色金人怒

從之奉聖州既二年過庭卒金人逼沖之仕偽齊不屈
徙上京又不屈置顯州極北沍寒之地幽佛寺十餘年
漸便飲茹以義命自安髭髮還黑病亟語同難者曰某
年七十二持忠入地無恨所恨者國讐未復耳南向一
慟而絶僧窆之寺隅洪皓還朝以聞詔與二子官子郁
從子震霆郁字襲休宣和三年進士再調福建茶司幹
官建州勤王卒自京師還求卸甲錢郡守逃匿卒鼓譟
取庫兵為亂殺轉運使毛奎轉運判官曾仔主管文字

沈昇郁聞變急入諭卒遇害事聞詔各與一子官震字時事崇寧元年進士仕至秘書少監以不附二蔡有聲崇寧大觀間霆字時隱政和五年進士勑令所删定官詆紹興和議謂不宜置二帝萬里外不通問即挂冠出都門權臣大恚怒亦廢放以死莆人稱為忠義林氏寳慶三年即其所居立祠寳祐中又給田百畝使備祭享以勸忠義云

滕茂實字秀穎杭州臨安人政和八年進士靖康元年

以工部員外郎假工部侍郎副路允迪出使為金人所
留時茂實兄綯通判代州已先降金尼堪素聞茂實名
乃遷之代州又自京師取其弟華實同居以慰其意欽
宗自離都城舊臣無敢候問起居者茂實聞欽宗將至
即自為哀詞且篆宋工部侍郎滕茂實墓九字取奉使
黄幡裹之以授其友人朔寧府司理董詵欽宗及郊茂
實具冠幘迎謁拜伏號泣金人諭之曰國破主遷所以
留公蓋將大用迫令易服茂實力拒不從見者墮淚茂

實請從舊主俱行金人不許憂憤成疾卒雲中詵拔歸錄所為哀詞言於張浚浚以詵為陜西轉運判官上其事紹興二年贈龍圖閣直學士官其家三人

魏行可建州建安人建炎二年以太學生應募奉使補右奉議郎假朝奉大夫尚書禮部侍郎充河北金人軍前通問使仍命兼河北京畿撫諭使時河北紅巾賊甚衆行可始懼為所攻既而見使旌皆引去行可渡河見金人于澶淵金人知其布衣借官待之甚薄因留不遣

行可嘗貽書金人譬以不戢自焚之禍大國舉中原與劉豫劉氏何德趙氏何罪若亟以還趙氏賢於奉劉氏萬萬也紹興六年卒十三年張邵來歸言行可執節沒於王事行可父通直郎伯能亦愬于朝遂贈朝奉郎秘閣脩撰先已官其二子一弟至是復官其一孫行可之使也吳人郭元邁以上舍應募補右武大夫和州團練使為之副不肯受金官爵亦卒于北焉

閤進隸宣武建炎初遣使通問進從行既至雲中府金

人拘留使者散處之進亡去追還留守高慶裔問何為亡進曰思大宋爾又問郎主待汝有恩汝亡何故進曰錦衣玉食亦不戀也慶裔義而釋之凡三亡乃見殺臨刑進謂行刑者吾南向受刃南則我皇帝行在也行刑者曳其臂令面北進踊身直起盤旋數四卒南鄉就死進武校尉朱勣亦從之分在尼堪所勣見尼堪數日遽求妻室尼堪喜令擇所擄內人妻之勣取最醜者人莫諭其意不半月亡去追之還尼堪大怒勣含笑死梃下

蓋勳求妻者所以固尼堪也
趙師檟以罪拘管西外宗正司福建提刑王夢龍以智勇可用屬製軍器會寇逼尤溪令師檟統卒數百往戍既行大書于旗曰不與賊俱生人皆壯之賊兵至師檟迎敵于林嶺身為先鋒戰十餘合賊至益衆師檟所乘馬適陷田中賊斷其左臂師檟以右手拔背刀斬七級力盡部曲欲引遁師檟仰天大呼曰師檟報國死於此矣遂沒焉尤溪之民為之立廟戰處樞密王埜請加褒

贈乃贈武節郎與一子恩澤

易青者為都督行府摧鋒軍效用初廣東賊曾衮本軍士也已受詔復叛紹興六年十月經略使連南夫與摧鋒軍統制韓京會于恵州督諸兵討之京募敢死士七十三人夜刼衮營青在行中為所執賊驅至後軍趙續砦外謂續曰汝大軍為我所擒者甚衆青大呼曰勿信所擒者我爾賊又言吾不汝殺第令經略持黄牓來招安青又呼曰勿聽任賊殺我我惟以一死報國賊怒焚

之青死罵不絕口青無妻子事聞特贈保義郎閤門祗
候官為厲祭焉
胡斌為殿前司將官童德興提禁旅戍邵武江閩寇作
知邵武有備未敢犯會招捕司檄德興稟議獨留斌將
弱卒數百留城中紹定三年閏月己卯盜衆大至他將
士皆遁獨斌奮身迎戰所格殺甚衆賊益生兵官軍所
存僅數十人或告以衆寡不敵盍避之斌曰郡民死者
以萬計賴生者數千人由東門而出我不綴其勢使得

脫走則賊躡其後無噍類矣遂巷戰大呼曰我死救百姓兵盡矢窮卒遇害其屍僵立移時始仆事聞贈武節大夫録其後一人樞密院編修官王埜言邵武民即斌戰地立廟請就以武節為廟額從之

范旺南劒州順昌縣廵檢司軍校也初順昌盜俞勝等作亂官吏皆散土軍陳望素樂禍與射士張袞謀舉砦應之旺叱之曰吾等父母妻子皆受國家稟食以活今力不能討反更助為虐是無天地也亾黨怒剔其目而

殺之一子曰佛勝年二十以勇聞賊詐以父命召之至則俱死其妻馬氏聞之行且哭賊脅汙之不從節解之賊既平旺死迹在地隱隱不沒邑人驚異爲設像城隍廟歲時祭享紹興六年轉運使以狀聞詔贈承信郎更立祠號忠節二十八年復詔立愍節廟以祠之

馬俊或曰進太平州慈湖砦兵也紹興二年砦軍陸德周青張順等據州叛青爲謀主約翌日盡戮城中少壯而屠其老弱然後擁衆渡江俊隸青左右得其謀陰結

其徒十人殺賊然後諭衆開門其徒許之俊歸語其妻孫氏與之訣至南門伺青出上馬斫中頰九人懼不敢前後與妻子皆遇害青被傷卧旬日賊黨散官軍至德青遂伏誅三年贈俊脩武郎為立祠號登勇

楊震仲字革父成都府人蚤負氣節雅有志當世登淳熙二年進士第知閬州新井縣以惠政聞辟興元府通判權大安軍吳曦叛素聞震仲名馳檄招之震仲辭疾不行時軍教授史次秦亦被檄謀於震仲震仲曰大安

自武興而來爲西蜀第一州若首從其招則諸郡風靡矣顧力不能拒義死之教授非城郭臣且有母在未可死脱去爲宜因屬次泰曰吾死以匹絹纒身歛以小棺足矣曦遣興州都統司機宜郭鵬飛代震仲趣其行益急鵬飛宴震仲終飲不見顔色歸舍然燭獨坐夜漏至三鼓呼左右索湯比至震仲飲毒死矣次泰如其言歛而寘于蕭寺闔郡爲之流涕震仲之未死先遺家人書曰武興之事從之則失節何面目在世間不從禍立見

我死禍止一身不及妻子矣人孰無死死而有子能自立即不死自震仲死蜀之義士感慨奮發始有協謀誅逆者明年曦伏誅蜀帥安丙楊輔以聞贈朝奉大夫直寶謨閣官二子表其里曰義榮吳獵宣諭西蜀為之請廟與謚名其廟旌忠謚曰節毅

史次秦眉山人及進士第吳曦叛招次秦甚遽次秦遷延固避偽知大安軍郭鵬飛迫之行乃以石灰桐油塗兩目末生附子傅之比至目益腫次秦母年高而賢聞

次秦爲曦所招即命家人以疾篤馳報且曰恐病不足取信以訃聞可也曦乃聽還曦誅蜀帥上其事改秩爲利路主管文字仕至合州太守有郭靖者高橋土豪巡檢也吳曦叛四州之民不願臣金棄田宅推老稚順嘉陵而下過大安軍楊震仲計口給粟境內無餓死者曦盡驅驚移之民使還皆不肯行靖時亦在遣中至白厓關告其弟端曰吾家世爲王民自金人犯邊吾兄弟不能以死報國避難入關今爲曦所逐吾不忍棄漢衣冠

願死於此為趙氏鬼遂赴江而死

高稼字南叔卭州蒲江人真德秀一見以國士期之嘉定七年進士調成都尉轉九隴丞丁内艱免喪辟潼川府路都鈐轄司幹辦公事制置使崔與之聞其名改辟本司幹辦公事稼持論不阿憂世甚切及鄭損為制置使即求去朝廷以稼贊閫有勞未幾改知綿谷縣制置司以總領所擅十一州會子之利請盡廢之此蓋紹興隆興之間得旨為之者令下民疑為之罷市稼亟出私

錢以給中下戶稼弟定子時為總領所主管文字相與
懲其誤而力救之得存其半公私僅濟歲大饑有司置
弗聞稼損槖中裝市粟以食之全活甚衆損之入蜀也
稼同產弟了翁誦言于朝謂必敗事損銜之遂劾稼罷
寶慶三年元兵至武階損棄沔而遁桂如淵鎮蜀辟通
判沔州尋檄兼幕職稼首言蜀以三關為門戶五州為
藩籬自前帥棄五州民無固志一旦敵至又有因糧之
利或遂留不去今亟當申理俾緩急有所保聚如淵然

之乃刱山砦八十有四且募義兵五千人與民約曰敵至則官軍守原堡民丁保山砦義兵為遊擊庶其前靡所掠後弗容久北兵由東道以入如淵憂之辟稼知洋州稼日夜為守禦計以洋居平地無一卒以守議移金州帥司軍千人駐洋州而自任其餉給李心傳為言諸朝不報及鳳州破制置司始從稼請調金州兵赴之而兵不時至漢中陷梁洋之民數十萬盡趨安康稼乃移屯黄金渡收散卒招忠義以制置司之命致故將陳昱

於安康委以收復之任昱部分諸軍召青座華陽諸關守將皆以兵來會凡得三千人稼竭洋之帑廩贍之以州事付通判而自假節制軍馬督諸將繼進沔州破北兵廹大安益昌大震稼亟命趨沔自至西縣援之如淵以便宜命稼利路提刑司兼權興元府制置司檄其守米倉稼移書曰今日之事如奕棋所校者先後爾笱以分水三泉米倉為可保敵兵若自宕昌清州以入將孰禦之盍以興沔利三戎司分駐鳳州俾制司已招之忠

義關表復讐之豪傑聯司以進兵氣奪矣如淵遲疑不決逮天水同慶被屠西和圍益急始會軍民之衆萬人援之道梗不得前而城已破矣俄報砦棄七方之師皆潰稼率遺民駐康水縣召集保甲分布間道以保巳山當是時文臣之在軍中者惟稼一人如淵既罷李𡋯代之以稼久勞請改畀內郡差知榮州殿中侍御史汪剛中如淵黨也欲使稼分其罪乃謂蜀之敗實由稼遽罷之又削二官李心傳見上訟稼無罪不當罷宣撫使黄

伯固辟稼知閬州未幾伯固去官制置使趙彥呐以參議官辟之制置司近漢中稼言漢中蕩無藩籬宜經理仙人原以爲緩急視師之地彥呐以委稼稼至原繕營壘峙芻糧比器甲開泉源守禦之規罔不備具會召還彥呐密奏留稼以直秘閣知沔州利州提點刑獄兼參議官始至告于神曰郡當兵難之後生聚撫摩所當盡力去之日誓要槖以入劍門乃葺理創殘招集流散民皆襁負來歸比兵入西和薄階州稼贊彥呐登原督戰

知天水軍曹友聞等兵大戰進稼三官爲朝請大夫兼關外四州安撫司公事措置西路屯田稼嘗代彥吶論蜀事利害上嘉覽之北兵自鳳州入東軍不能禦遂擣河池至西池谷距沔九十里吏民率逃議欲退保大安稼白彥吶曰今日之事有進無退能進據險地以身捍蜀敵有後顧必不深入若倉皇召兵退守内地敵長驅而前蜀事去矣彥吶曰吾志也已而竟行留稼守沔北兵自白水關入六股株距沔六十里沔無城依山爲阻

稼升高鼓譟盛旗鼓為疑兵彥吶至冝口輟帳前總管和彥威以軍還泗召小將楊俊何璘悉以兵會又調總管王宣精兵千人益之璘軍無紀律稼捕其縱火者三人誅之未幾北兵大至璘遁其衆皆潰遂下泗州先是友聞戍七方知泗不可守勸稼移保山砦而自將所部助之稼曰七方要地不可棄吾郡將也城亦不可棄即事不濟有死而已先二日子斯得侍以時危任重為憂稼舉田承君五日不汗之言語之且曰吾得死所何憾

又以書告李心傳曰稼必堅守沔無沔則無蜀矣自謂此舉可以無負知己及事迫參議楊約勸稼姑保大安稼厲聲曰我以監司守城郭爾以幕客往來應援各行其志常平司屬官馮元章率吏士方請稼少避稼不為動城既陷衆擁稼出户稼叱之不能止兵騎四集圍之遂死焉詔進稼七官為正議大夫龍圖閣直學士謚曰忠後以子斯得執政累贈太師稼為人慷慨有大志聞人有善稱之不容口不善面折無所避推轂人士常恐

不及視財如糞土死之日聞者莫不於邑流涕所著有
縮齋類藁三十卷斯得自有傳
曹友聞字允叔同慶栗亭人武恵王彬十二世孫也少
有大志與仲弟友諒不遠千里尋師取友登寶慶二年
進士授緜竹尉改辟天水軍教授城已被圍友聞單騎
夜入與守臣張維糾民屬戰兵退制置使製大旗書滿
身膽以旌之已而兵復至友聞罄家財招集忠義得徤
士五千人制置使李𡌴檄管忠義領所部守仙人關且

行且戰至峽口據險前軍統制屈信率所部突陳還所掠四州人畜至秦塡遣左軍統制杜午迎擊力不能敵友聞令諸軍乘高據險身冒矢石為士卒先信與統制張安國領兵出戰兵退制置使檄捍七方關北兵東破武休關已而破七方遂入沔州金牛至大安又分兵自嘉陵江木皮口突出何進軍後進戰敗死之遂長驅入劍門友聞與弟萬各率所部取間道過鐔帽山至青鳥壩戰于白水江中流兵退制置司檄駐閬州叛將晉琺

為陳隆之所斬琢部曲肆焚刼友聞討斬其將郭虎雁
廣楊仲等餘黨散去檄知天水軍北兵入鳳州略河地
抵同慶友聞密遣統制王漢臣統領張祥授以方略出
戰兵至城下友聞部分諸將各守一門偃旗伏鼓戒士
卒俟漸近鳴鼓張旗矢石並發又命漢臣等取間道出
戰自提重兵尾敵後大戰有功端平初友聞遣萬與忠
義總管時當可分兵碎石頭青蒿谷前後大戰數合制
置使上其功特授承務郎權發遣天水軍北兵又自西

和至階州友聞曰階雖非吾境豈可坐視而不救遂引兵與諸軍會命前軍統制全貴領所部為先鋒統制夏用出其左張成出其右總管陳庚及萬友諒往來督戰有功制置使趙彦吶俾節制利帥司軍馬任責措置邉面換武翼大夫閤門宣賛舍人差權利州駐劄御前置軍都統制駐劄石門控扼七方關明年北兵破武休關入沔陽利路提刑高稼死之制置使進屯青野原被圍友聞曰青野為蜀咽喉不可緩遣萬領兵自冷水口度

嘉陵江至六股株屢戰有功夜銜枚由間道直趨青野原制置使竒萬之勇令督諸軍戰守兵退友聞引精兵亦趨至原下夜半截戰圍遂得解特授武徳大夫左驍騎大將軍依舊利州駐劄御前諸軍統制北兵破沔州擣大安友聞遣摧鋒軍統制王資踏白軍統制白再興速趨雞冠隘左軍統制王進據陽平關友聞登溪嶺手執五方旗指麾甫畢兵數萬突至陽平關遂遣進及遊奕部將王剛出戰又親帥帳兵及背嵬軍突出陳前左

右馳射兵退友聞謂忠義總管陳庚及當可曰敵必旋兵攻雞冠隘宜急援之既而果以步騎萬餘攻隘庚以騎兵五百直前決戰當可將步兵左右翼並進王資白再興又自隘出戰蹀血十餘里兵乃解去特授友聞眉州防禦使依舊左驍騎大將軍利州駐劄御前諸軍統制兼沔州駐劄兼管關外四州安撫權知沔州節制本府屯戍軍馬弟萬差知同慶府四州制置司帳前總管仍舊總管忠義軍馬節制屯戍軍馬董仙駐劄專與沔

利兩司同共任責措置邊面明年友聞引兵扼仙人關

諜聞北兵合西夏女真回回吐蕃渤海軍五十餘萬大

至友聞語萬曰國家安危在此一舉衆寡不敵豈容浪

戰惟當乘高據險出奇匿伏以待之北兵先攻武休關

敗都統李顯忠軍遂入興元欲衝大安制置使趙彥吶

檄友聞控制大安以保蜀口友聞馳書彥吶曰沔陽蜀

之險要吾重兵在此敵有後顧之憂必不能越沔陽而

入蜀又有曹萬王宣首尾應援可保必捷大安地勢平

壙無險可守正敵騎所長步兵所短況衆寡不敵豈可於平地控禦彥吶不以為然一日持小紅牌來速者七友聞議為以寡擊衆非乘夜出奇内外夾擊不可乃遣萬友諒引兵上雞冠隘多張旗幟示敵堅守友聞選精鋭萬人夜渡江銜枚往泝溪設伏約曰敵至内以鳴鼓舉火為應外呼殺聲北兵果至萬出逆戰敵將八都魯擁萬餘衆達海帥千人往來搏戰矢石如雨萬身被數創令諸軍舉燧友聞遣選鋒軍統制楊大全遊奕軍統制

馮大用引本部出東菜園擊敵後隊敢勇軍總管夏用知西和州神勁軍總管趙興帥所部出水嶺擊敵中隊知天水軍安邉軍總管呂嗣徳陳庚率所部出龍泉頭擊敵前隊友聞親帥精兵三千人疾馳至隘下先遣保捷軍統領劉虎帥敢死士五百人衝前軍前軍不動大兵伏三百騎道旁虎衆銜枚突戰會大風雨諸將請曰雨不止淖濘深没足宜俟少霽友聞斥曰敵知我伏兵在此緩必失機遂擁兵齊進友聞入龍尾頭萬闐之五

鼓出隘口與友聞會內外兩軍皆殊死戰血流二十里西軍素以緜裘代鐵甲經雨濡濕不利步鬬黎明大兵益增迺以鐵騎四面圍繞友聞歎曰此殆天乎吾有死而已於是極口詬罵殺所乘馬以示必死血戰愈厲與弟萬俱死軍盡没北兵遂長驅入蜀秦鞏人汪世顯素服友聞威望常以名馬遺友聞還師過戰地歎曰蜀將軍真男兒漢也盛禮祭之事聞特贈龍圖閣學士大中大夫賜廟褒忠謚曰節官其二子承務郎增迪功郎萬

特贈武翼大夫二子成忠郎

陳寅寶謨閣待制咸之子漕司兩貢進士以父恩補官歷官州縣紹定初知西和州西和極邊重地寅以書生義不辭難北兵入境屬都統何進出守大安獨統制官王銳與忠義千人城守而已寅誓與其民共守此土居民始以進留家城中恃以為固已而進徙它郡遂無固志寅獨留其三子并闔門二十八口曰人各顧其家將誰共守迺散資財以結忠義為必守之計北兵十萬攻

城東南門以降者為先驅寅草檄文諭之自執旗鼓激厲將士迎敵力戰矢石如雨師退詰旦增兵復來寅帥忠義民兵與敢死士力戰晝夜數十合兵退制置司以寅功徧告列郡北兵伐木為攻具增兵至數十萬圍州城進素與寅不協寅有功尤為諸將所忌至是求援甚急久之制置司才遣劉鋭及忠義人陳瑀等往救率皆觀望不進鋭甫進七方關瑀未及仇池皆以路梗告寅率民兵晝夜苦戰援兵不至城遂陷寅顧其妻杜氏曰

若速自為計杜屬聲曰安有生同君祿死不共王事者
即登高堡自飲藥二子及婦俱死母傍寘斂而焚之乃
朝服登戰樓望闕焚香號泣曰臣始謀守此城為蜀藩
籬城之不存臣死分也臣不負國臣不負國再拜伏劒
而死賔客同死者二十有八人一子後至亦欲自裁軍
士抱持之曰不可使忠臣無後與俱縋城亦折足死制
置司以聞詔特贈朝議大夫右文殿脩撰賜錢三千緡
即其所居鄉所守州立廟久之加贈華文閣待制謚襄

節

賈子坤字伯厚潼州懷安軍人嘉定十三年進士為西和推官攝通判關外被兵子坤與郡守陳寅誓死城守城陷子坤朝服與其家十二口死之追贈承議郎封其父崧承務郎官其子仲武宣教郎隆州簽判改奉議郎果州通判卒仲武子昌忠純孝同登咸淳七年進士第純孝揚州教授受知帥李庭芝調江淮總幕北兵下江南二王在福州以史館檢閱召辭會丞相文天祥辟佐

其幕尋授秘書丞擢吏部郎中丁母憂起復為右司轉
朝散郎厓山師敗純孝抱二女偕妻年同蹈海死
劉鋭知文州嘉熙元年北兵來攻鋭與通判趙汝鄉乘
城固守率軍民七千餘人晝夜搏戰殺傷甚多拒守兩
月餘援兵不至城中無水取汲于江會陳昱以去歲失
守沔編置此州夜踰城出降獻女大將告以虛實敵遂
增兵攻城甚急一夕移江流於數里外鋭度不免集其
家人盡飲以藥皆死乃聚其屍及公私金帛誥命焚之

家素有禮法幼子同哥才六歲飲以藥猶下拜受之左右為之感慟汝翼宣城人善射城破被執先斷其兩臂而後戮殺之銳及其二子自刎死軍民死者數萬人

蹇彝潼川通泉人嘉定二年進士累官通判金州端平三年北兵攻蜀彝堅守戰不能敵被擒不屈而死其子永叔復力戰城破舉家死焉弟維之紹定五年進士利州都統王宣辟行參軍事亦迎敵力戰而死特官其子

何充漢州德陽人秘書監耕之孫通判黎州攝州事預

為備禦計及宋能之至建議急於邛峽創大小兩關倉及砦屋百間親督程役俄關破克自刺不死大軍帥呼之語許以不殺克曰吾三世食趙氏祿為趙氏死不憾帥設帟幄環坐諸將而虛其賔席呼克曰汝能降即坐此克踞坐地求死遂罷它日又呼之欲革其心而使之降曰可殺不可降又使署招民榜克曰吾監州也可聚吾民使殺之耶即一家有死而已榜必不可署大將遣以酒茗羊牛肉皆卻之自是水飲絕不入口敵知其不

可强将咼之大将曰此南家好漢也使之即死於是斬其首克妻陳罵不絶口初克之見呼也陳必以一家往師曰不呼汝何以來陳曰吾求死爾及克死東望再拜曰臣夫婦雖死可以對趙氏無愧矣衆以石擊殺之方克夫婦之嬰禍也親戚勸其茍免克正色曰我夫婦與兒婦義同死汝等自求生可也於是上下感泣願同死者四十餘人男士麟孫駒行從子仲桂先克而死惟長子士龍得免

許彪孫顯謨閣學士奕之子也為四川制置司參謀官景定二年劉整叛召彪孫草降文以潼川一道為獻彪孫辭使者曰此腕可斷此筆不可書也即閉門與家人俱仰藥死整既降遂引兵襲都統張桂營桂及統制金文德戰死納溪曹顃闔門死之景定四年沔州都統胡世全護糧運至虎象山遇敵兵戰敗死咸淳二年北兵取開州守將龐彦海死之德祐元年瀘守梅應春殺判官李丁孫推官唐奎瑞以城降珍州守將江彦清巷戰

死之

陳隆之不知所仕履為四川制置使淳祐元年十一月成都被圍守彌旬弗下部將田世顯乘夜開門北兵突入隆之舉家數百口皆死檻送隆之至漢州命諭漢州守臣王夔降隆之呼夔語之曰大丈夫死爾毋降也遂見殺後五年提刑袁簡之上其事特贈徽猷閣待制合得恩澤外特與兩子恩澤賜謚立廟又有史季儉者威州棋城主簿也成都之陷子良震與壻楊城夫爭相為

死各特贈兩官與一子下州文學

王翊字公輔郫縣人寶慶元年進士吳曦嘗招之入幕及曦以蜀叛抗節不拜爲陳大義曦怒因翊欲烹之曦誅而免嘉熙元年制置使丁黼辟爲參議官先遣其家歸鄉里爲文訣先墓誓以身死報國及比兵至帳前提舉官成駒先走黼倉卒迎敵敗死翊與司里王璨運司幹官李日宣等募兵拒守兵入公署見翊朝服危坐問爲何人曰小官食天子之祿臨難不能救死有餘罪可

速殺我又問何以不走曰願與此城俱亡北兵相謂曰忠臣也戒勿殺敵縱火大掠翊以朝服赴井死兵後其家出其屍井中衣冠儼如也轉運副使蒲東夘死之兵屠漢州權州事劉當可判官邵復錄事參軍羅由司戶參軍趙崇啟知雒縣羅君文皆不屈而死復雍六世孫也入眉州知丹陵縣馮仲煜死之取簡州簡守李大全死之卭守趙晨親率雅州牌手出戰力盡而死文州守劉銳通判趙汝鄙相誓死守更迭出戰城被圍旬有五

日汲道絶兵民水不入口者半月至吮妻子之血卒無叛志城埀陷汝鄖猶提雙刃入陣中十六矢被執以死銳先殺其妻父子三人登文王臺自刎死師至遂寧民兵趙朋拒戰左臂已斷而戰不休至重慶進士胡天啟負母而逃兵欲殺其母天啟妻張哀號願以身代不聽卒殺之天啟與其妻呼天大罵大將奇天啟貌欲活之謂之曰汝從我當共富貴天啟愈奮罵於是夫婦同死事聞翊汝鄖皆立廟賜謚餘褒恤有差寶祐六年北兵

抜吉平謚守將楊禮周德榮死之拔長寧守將王佐父子俱死至閬州推官趙廣死之至蓬州轉運使施擇善死之至順慶帥守叚元鑑城守麾下劉淵殺之以降

李誠之字茂欽婺州東陽人受學呂祖謙鄉舉第一後入太學舍選亦第一慶元初釋褐為饒州教授丁父母憂廬墓終喪幹辦福建安撫司公事遷刑工部架閣擢國子學録以言罷起為江西轉運司幹辦使稱提會子第其物力高下輸錢以斂之誠之以為擾使者不悦曰

商君之令猶能必行今乃齟齬如此誠之愀然曰使君儒者而欲效商君之所為乎遂辭去使者遜謝罷令而後止改通判常州知郢州知金人必敗盟大修邊防戰攻守禦之具移知蘄州蘄自南渡以來未嘗被兵誠之曰備禦無素長驅而來將若之何相視城壁而增益之備樓櫓築軍馬墻教閱廂禁民兵激之以賞積粟四萬先是酒庫月解錢四百五十千以獻守誠之一無所受寄諸公帑以助兵食嘉定十四年二月金人犯淮南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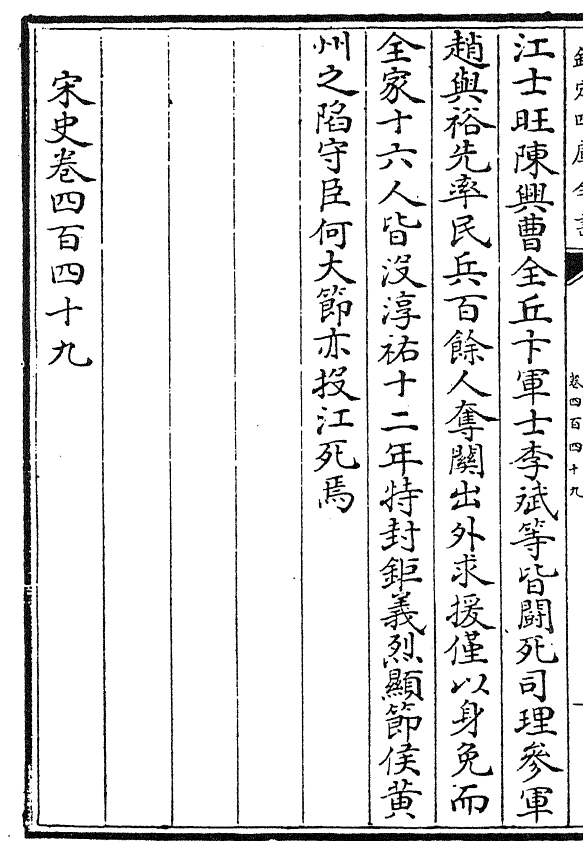
誠之已逾遁蒲代者不至欲先遣其孥歸聞難作而止喟然謂其僚曰吾以書生再任邊壘行年七十抑又何求獨欠一死爾當與同僚戮力以守不濟則以死繼之乃選丁壯分布城守募死士迎擊遇于横槎橋大破之居數日金人擁衆臨沙河欲度又破之明日金兵大至決湟水焚戰樓又拒退之明日金移兵要衝為必渡計蘄兵直前奮擊殺其將帥金人雖屢挫然謀益巧攻益力未幾傳城下圍之數重遂燔木柵誠之出兵禦之又殺

其將卒數十人奪所佩印三月朔金人攻西門射卻之
俄造望樓以窺城誠之為疑兵以示之又使持書來脅
降誠之戮之而還其書越二日金人以攻具進誠之設
械禦之夜出擣其營料敵應變若熟知兵者金人卒不
得志會黄州失守併兵為一凡十餘萬池陽合肥援兵
敗走朝命馮榯援二郡榯至境遷延不進誠之激厲將
士勉以忠義城陷率兵巷戰殺傷相當子士允力戰死
誠之引劒將自刎呼其孥曰城已破汝等宜速死無辱

妻許及婦若孫皆赴水死事聞贈朝散大夫秘閣修撰封正節侯立廟于蘄賜名褒忠賻銀絹二百仍賜爵迪功郎者三贈其妻令人士允通直郎子婦及孫女之没於難者皆贈安人從誠之之死者通判州事秦鉅

秦鉅字子野丞相檜曾孫通判蘄州金人犯境與郡守李誠之協力捍禦求援於武昌安慶月餘兵不至策應兵徐揮常用等棄城遁城破鉅與誠之各以自隨之兵巷戰死傷略盡鉅歸署疾呼吏人劉迪令火諸倉庫乃

赴一室自焚有老卒見煙焰中著白戰袍者識其鉅也冒火挽出之鉅叱曰我為國死汝輩可自求生挈衣就焚而死次子浚先往四祖山兵至亟還與弟灝從父俱死特贈鉅五官秘閣脩撰封義烈侯與誠之皆立廟蘄州賜額襃忠贈浚灝通直郎賻以銀絹各二百州學教授阮希甫贈通直郎防禦判官趙汝標蘄春主簿甯時鳳録事參軍兼司戶杜謂俱贈承務郎監蘄州都大監轄蘄口鎮倉庫嚴剛中贈承事郎時統制官孫中小將



江士旺陳興曹全丘卞軍士李斌等皆鬬死司理參軍趙與裕先率民兵百餘人奪關出外求援僅以身免而全家十六人皆沒淳祐十二年特封鉅義烈顯節侯黄州之陷守臣何大節亦投江死焉

宋史卷四百四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千七十八 史部

宋史卷四百五十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二百九

忠義五

陳元桂　張順 張貴　范天順

牛富　邊居誼　陳炤 王安節

尹玉　李芾　尹穀 楊霆

趙卯發　唐震　趙與擇 趙孟錦 方洪

趙淮

陳元桂撫州人淳祐四年進士累官知臨江軍時聞警報築城備禦以焦心勞思致疾開慶元年春北兵至臨江時制置使徐敏子在隆興頓兵不進元桂力疾登城坐北門亭上督戰矢石如雨力不能敵吏卒勸之避去不從有以門廊鼓翼異蔽之者麾之使去有欲抱而走者元桂曰死不可去此左右走遁師至元桂瞠目叱罵遂

死之縣其首於敵樓越四日方斂體色如生初親戚有勸其移治者元桂曰子亦為浮議所揺耶時事如此與其死於饑饉死於疾病死於盜賊孰若死於守土之為光明俊偉哉家人或請登舟不許且戒之曰守臣家屬豈可先動以揺民心敏子以聞贈寶章閣待制賜緡錢十萬與一子京官一子選入恩澤立廟北門謚曰正節張順民兵部將也襄陽受圍五年宋闖知其西北一水曰清泥河源於均房即其地造輕舟百艘以三舟聯為

一舫中一舟裝載左右舟則虚其底而掩覆之出重賞募死士得三千求將得順與張貴俗呼順曰矮張貴曰竹園張俱智勇素諸將所服俾為都統出令曰此行有死而已汝輩或非本心宜亟去毋敗吾事人人感奮漢水方生發舟百艘稍進團山下越二日進髙頭港口結方陳各船置火槍火砲熾炭巨斧勁弩夜漏下三刻起矴出江以紅燈為識貴先登順殿之乘風破浪徑犯重圍至磨洪灘以上北軍舟師布滿江面無隙可入衆乘

銳凡斷鐵絙攢杙數百轉戰百二十里黎明抵襄城下
城中久絶援聞救至踴躍氣百倍及收軍獨失順越數
日有浮屍遡流而上被介冑執弓矢直抵浮梁視之順
也身中四鎗六箭怒氣勃勃如生諸軍驚以為神結冢
斂葬立廟祀之
張貴既抵襄襄帥吕文煥力留共守貴恃其驍勇欲還
郢乃募二士能伏水中數日不食使持蠟書赴郢求援
北兵增守益密水路連鎖數十里列撒星樁雖魚蝦不

得度二人遇擒即鋸斷之竟達郢還報許發兵五千駐龍尾洲以助夾擊刻日既定乃别文煥東下點視所部軍湑登舟帳前一人亡去乃有過被撻者貴驚曰吾事泄矣亟行彼或未及知復不能銜枚隱迹乃舉砲鼓譟發舟乘夜順流斷絙破圍冐進衆皆辟易既出險地夜半天黑至小新城大兵邀擊以死拒戰沿岸束荻列炬火光燭天如白晝至勾林灘漸近龍尾洲遥望軍船旗幟紛披貴軍喜躍舉流星火示之軍船見火即前迎及

勢近欲合則來舟皆北兵也蓋郢兵前二日以風水驚疑退屯三十里而大兵得逃卒之報據龍尾洲以逸待勞貴戰已困出於不意殺傷殆盡身被數十槍力不支見執卒不屈死之乃命降卒四人舁尸至襄令於城下曰識矮張乎此是也守陴者皆哭城中喪氣文煥斬四卒以貴祔葬順冢立雙廟祀之

范天順荊湖都統也襄陽受圍天順日夕守戰尤力及呂文煥出降天順仰天歎曰生為宋臣死當為宋鬼即

所守處縊死贈定江軍承宣使制曰賀蘭擁兵坐視睢陽之失李陵失節重為隴士之羞今有人焉得其死所可無褒恤以示寵綏范天順功烈雖卑忠義莫奪自均房泛舟之役克濟為艱而襄樊坐甲之師益堅所守俄州刺史為降將軍爾乃不屈自經可謂見危致命封其妻宜人官其二子仍賜白金五百兩田五百畝

牛富霍丘人制置司遊擊砦兵籍勇而知義為侍衛馬軍司統制戍襄陽五年移守樊城累戰不為衂且數射

書襄陽城中遺吕文煥相與固守為唇齒兩城凡六年不拔富力居多城破富率死士百人巷戰死傷不可計渴飲血水轉戰前遇民居燒絶街道身被重傷以頭觸柱赴火死贈静江軍節度使謚忠烈賜廟建康裨將王福見富死歎曰將軍死國事吾豈宜獨生亦赴火死

邊居誼隨人也初事李庭芝積戰功至都統制咸淳十年以京湖制置帳前都統守新城居誼善御下得士心凡戰守之具治之皆有法大兵至沙陽守將王大用不

降麾兵攻城破之執大用呂文煥意其小壘可不攻而
破居誼率舟師拒之文煥列沙陽所斬首招降不從明
日縛大用至壁下使呼曰邊都統急降不然禍即至矣
居誼不答又射榜檄入壁中居誼曰吾欲與呂參政語
耳文煥聞之以為居誼降已也馳馬至伏弩亂發中文
煥者三并中其馬馬仆幾鉤得之衆挾文煥以他馬奔
走越二日總制黄順挾一人開東門走出降明日使順
來招之居誼曰若欲得新城即吾誓以死守此何可得

也順又呼其部曲部曲欲縋城出居誼悉驅以入當門斬之文煥乃麾兵攻城以火具却之旋蟻附而上居誼乃取其家金盡散將士往來督戰會暮破侵漢樓樓火延爇民居居誼度力不支走還第拔劒自殺不殊赴火死丞相伯顏壯其勇購得其屍燼中覲之事聞贈利州觀察使立廟死所

陳炤字光伯常州人少工詞賦登第為丹徒縣尉歷兩淮制置司參議官大軍倉曹壽春府教授復入帥幕改

知朐山縣仍兼主管機宜文字尋丁母憂歸北兵至常守趙與鑒走匿郡人錢訔以城降淮民王通居常州陰以書約劉師勇許為内應朝議乃以姚希得子訔知常州師勇復常州走錢訔執安撫戴之泰等遂迎訔以入訔以炤久任邊知兵辟為通判或謂炤曰今辟難有辭矣炤曰鄉邦淪沒何可坐視與其偷生而苟全不若死之愈也遂墨衰而出凡可以備禦無不為之訔入常甫十餘日大軍攻常炤等率義兵戰禦自夏徂冬不能下

以功加帶行提轄文思院常將張彥攻呂城兵敗而降
因盡言常城中虛實遂急攻之炤等晝夜城守招之不
下丞相伯顏自將圍其城炤與訔持以忠義協力固守
再加訔太府寺丞炤幹辦諸軍糧料院常將士皆轉五
官城益急常兵阻壕水為陳矢盡亦不降城破訔死之
炤猶斂兵巷戰家人請曰城東北門圍未合可走常熟
入臨安也炤曰去此一步非死所矣日中兵至死焉事
上追贈訔龍圖閣待制希得贈太師炤直寶章閣並官

其子

王安節節度使堅之子也少從其父守合州有功安節等兄弟五人皆受官堅為賈似道所忌出知和州鬱鬱而死安節至咸淳末為東南第七副將德祐初似道潰師蕪湖列城皆降不降者亦棄城遁時安節駐兵江陵即走臨安上疏乞募兵為捍禦授閤門祗候浙西添差兵馬副都監收兵入平江合張世傑兵戰鳳凰港有功轉三官劉師勇復常州攻走王良臣師勇還平江以安

節與張詹守常己而良臣導大兵攻常常城素惡安節等築栅以守相拒兩月不下大元丞相伯顔自將攻之屢遣使召降亦不下丞相怒麾兵破其南門安節揮雙刀率死士巷戰臂傷被執有求其姓名者安節呼曰我王堅子安節也降之不得乃殺之

尹玉寧都人以捕盗功為贛州三砦廵檢秩滿城居從文天祥勤王及天祥至平江調王同淮將張全廣將朱華拒大兵戰于伍牧全等軍敗以淮廣軍先遁曽全胡

遇謝榮曾玉以贛州四指揮軍亦遁唯玉殘軍五百殊死戰玉手殺數十人箭集於胄如蝟毛援絶力屈遂被執大軍橫四鎗於其項以梃擊之死餘兵猶夜戰殺人馬蔽田間無一降者質明生還者四人贈玉濠州團練使官其二子贈田二頃以恤其家

李芾字叔章其先廣平人中徙汴高祖升起進士為吏有康名靖康中金人破汴以刃迫其父升前捍之與父俱死曾祖椿徙家衡州遂為衡人芾生而聰警少自樹

立名其齋曰無暴棄魏了翁一見禮之謂有祖風易其名曰肯齋初以蔭補南安司戸辟祁陽尉出振荒即有聲攝祁陽縣縣大治辟湖南安撫司幙官時盜起永州招之歲餘不下㠯與參議鄧坰提千三百人破其巢禽賊魁蔣時選父子以歸餘黨遂平攝湘潭縣縣多大家前令束手不敢犯㠯稽籍出賦不避貴勢賦役大均入朝差知德清縣屬浙西饑㠯置保伍振民活數萬計遷主管酒庫所德清有妖人煽民為亂民蜂起附之至數

萬人遣芾討之盜聞其來衆立散歸除司農寺丞歷知永州有惠政永人祠之以浙東提刑知温州州瀕海多盜芾至盜息遂以前官移浙西時浙西亦多盜羣穴太湖中芾跡得其出沒按捕之盜亦駭散作虎丘書院以祠尹焞置學官親為學規以教之學者甚盛咸淳元年入知臨安府時賈似道當國前尹事無鉅細先關白始行芾獨無所問福王府有迫人死者似道力為營捄芾以書往復辯論竟寘諸法嘗出閱火具民有不為具者

問之曰似道家人也立杖之似道大怒使臺臣黄萬石誣以贓罪罷之大軍取鄂州始起為湖南提刑時郡縣盜擾民多奔竄芾令所部發民兵自衛縣與一皂幟令曰作亂者斬幟下民始帖然乃號召發兵擇壯士三千人使土豪尹奮忠將之勤王别召民兵集衡為守備未幾似道兵潰蕪湖乃復芾官知潭州兼湖南安撫使時湖北州郡皆已歸附其友勸芾勿行曰無已即以身行可也芾泣曰吾豈昧於謀身哉第以世受國恩雖廢棄

中猶思所以報者今幸用我我以家許國矣時其所愛女死一慟而行徳祐元年七月至潭潭兵調且盡游騎已入湘陰益陽諸縣倉卒召募不滿三千人乃結溪峒蠻為聲援繕器械峙芻糧栅江脩壁命劉孝忠統諸軍吳繼明自湖北至陳義陳元自戍蜀歸帥奏請留之戍潭推誠任之皆得其死力大元右丞阿爾哈雅既下江陵分軍戍常德遏諸蠻而以大兵入潭帥遣其將於興帥兵禦之于湘陰興戰死九月再調繼明出禦兵不及

出而大軍已圍城芇慷慨登陴與諸將分地而守民老
弱亦皆出結保伍助之不令而集十月兵攻西壁孝忠
輩奮戰芇親冒矢石以督之城中矢盡有故矢皆羽敗
芇命括民間羽扇羽立具又苦食無鹽芇取庫中積鹽
席焚取鹽給之有中傷者躬自撫勞曰以忠義勉其將
士死傷相籍人猶歃血乘城殊死戰有來招降者芇殺
之以狥十二月城圍益急孝忠中戲風不能起諸將泣
請曰事急矣吾屬為國死可也如民何芇罵曰國家平

時所以厚養汝者為今日也汝第死守有後言者吾先戮汝除夕大兵登城戰少却旋蟻附而登衡守尹穀及其家人自焚节命酒酹之因留賓佐會飲傳令猶手書盡忠字為號飲達旦諸賓佐出參議楊震赴園池死节坐熊湘閣召帳下沈忠遺之金曰吾力竭分當死吾家人亦不可辱於俘汝盡殺之而後殺我忠伏地扣頭辭以不能节固命之忠泣而諾取酒飲其家人盡醉乃徧刃之节亦引頸受刃忠縱火焚其居還家殺其妻子復

至火所大慟舉身投地乃自刎幕屬茶陵顧應焱安仁陳億孫皆死潭民聞之多舉家自盡城無虛井縊林木者累累相比繼明等以城降陳毅潰圍將奔閩中道戰死事聞贈端明殿大學士謚忠節芾初至潭遣其子裕孫出曰存汝以奉祀也其孫輔叔時亦親迎於温皆得不死二王悉詔入閩官之芾為人剛介不畏强禦臨事精敏姦猾不能欺且强力過人自旦治事至暮無倦色夜率至三鼓始休五鼓復起視事望之凜然猶神明而

好賢禮士即之溫然雖一藝小善亦惓惓奬薦之平生居官廉及擯斥家無餘貲

尹穀字耕叟潭州長沙人性剛直莊厲初處郡學士友皆嚴憚之宋以詞賦取士季年惟閩浙賦擅四方穀與同郡邢天榮董景舒歐陽逢泰諸人為賦體裁務為典雅每一篇出士爭學之由是湘賦與閩浙頡頏中年登進士第調常德推官知崇陽縣所至廉正有聲丁内艱居家教授不改儒素日未出授諸生經及朱氏四書士

雖有才思而不謹飭者擯不齒諸生隆暑必盛服端居終日夜滅燭始免巾幘早作必冠而後出帷行市中市人見其舉動有禮相謂曰是必尹先生門人也詰之果然晚入李庭芝制幕用薦擢知衡州需次于家潭城受兵帥臣李芾禮以為參謀共畫備禦策時城中壯士皆入衛臨安所餘軍僅四百五十人老弱大半芾糾率民丁奬勵以義人殊死戰三月城不下大軍斷絶險要援兵不至穀知城危與妻子訣曰吾以寒儒受國恩典方

州誼不可屈若輩必當從吾死耳召弟岳秀使出以存尹氏祀岳秀泣而許之已乃積薪扃户朝服望闕拜已先取歴官告身焚之即縱火自焚隣家救之火熾不可前但於烈焰中遥見穀正冠端笏危坐闔門少長皆死焉帥聞之命酒酹穀曰尹務實男子也先我就義矣務實穀號也初潭士以居學肄業為重州學生月試積分高等升湘西嶽麓書院生又積分高等升嶽麓精舍生潭人號為三學生兵興時三學生聚居州學猶不廢業

穀死諸生數百人往哭之城破多感激死義者

楊霆字震仲少有志節以世澤奏補將士郎銓試第一授脩職郎桂嶺主簿有能聲五中漕舉改鄂州教授遷復州司理參軍轉常澧觀察推官攉知監利縣縣有疑獄歷年不決霆未上微服廉得其實立決之人稱神明辟荆湖制置司幹官呂文德為帥素慢侮士常試以難事霆倉卒立辦皆合其意一日謂曰朝廷有密旨出師策應淮東誰可往者即對曰某將可又曰兵器糧草若

何即對曰某營兵馬某庫器甲某處矢石某處芻糧口占授吏頃刻案成文德大驚曰吾平生輕文人以其不事事也公材幹如此何官不可為吾何敢不敬密薦諸朝除通判江陵府江陵大府雄據上流表裏襄漢西控巴蜀南扼湖廣兵民雜處庶務叢集霆隨事裁決處之泰然暇日詣郡庠與諸生講學又取隸官閒田增益廩稍選民之强壯當農隙訓練之時付以器械雜兵行肄習親閱試行賞以激勸之未幾有能擐甲騎射者遂皆

獲其用而兵不復擾民丁內艱德祐初起復奉議郎湖南安撫司參議與安撫使李芾協力戰守霆有心計善出奇應變帥府機務芾一以委之城初被圍日夜守禦數日西北隅破霆麾兵巷戰抵暮增築月城比旦城復完策厲將士以死守之城既破霆赴水死妻妾奔救無及遂皆死

趙卯發字漢卿昌化人淳祐十年以上舍登第為遂寧州司戶潼川簽判宣城宰素以節行稱中被論罷咸淳

七年起為彭澤令十年權通判池州大兵渡江池守王
起宗棄官去卯發攝州事繕壁聚糧為守禦計夏貴兵
敗歸所過縱掠卯發捕斬十餘人兵乃戢明年正月大
兵至李王河都統張林屢諷之降卯發忿氣填膺瞠目
視林不能言有問以禔身之道者卯發曰忠義所以禔
身也此外非臣子所得言林以兵出巡江陰降歸而陽
助卯發為守守兵五百餘柄皆歸林卯發知不可守乃
置酒會親友與飲訣謂其妻雍氏曰城將破吾守臣不

當去汝先出走雍氏曰君爲命官我爲命婦君爲忠臣我獨不能爲忠臣婦乎卯發笑曰此豈婦人女子之所能也雍氏曰吾請先君死卯發笑止之明日乃散其家資與其弟姪僕婢悉遣之二月兵薄池卯發晨起書几上曰君不可叛城不可降夫妻同死節義成雙又爲詩别其兄弟與雍盛服同縊從容堂死卯發始爲此堂名可以從容及兵遽領客堂中指所題扁曰吾必死於是客問其故曰古人謂慷慨殺身易從容就義難此殆其

兆也卯發死林開門降大元丞相巴拜入問太守何在左右以死對即如堂中觀之皆歎息為具棺衾合葬於池上祭其墓而去事聞贈華文閣待制謚文節雍氏贈順義夫人録二子為京官

唐震字景實會稽人少居鄉介然不苟交有言其過者輒喜既登第為小官有權貴以牒薦之者震内牒篋中已而干震震取牒還之封題未啟其人大媿後為他官所至以公廉稱楊棟葉夢鼎居政府交薦其賢咸淳中

由大理司直通判臨安府時潛說友尹京恃賈似道勢甚驕蹇政事一切無所顧讓會府有具獄將寘辟震力辨其非說友爭之不得上其事刑部卒是震議六年江東大旱擢知信州震奏減綱運米蠲其租賦令坊置一吏籍其戶勸富人分粟使坊吏主給之吏有勞者輒為具奏復其身吏感其誠事為盡力所活無算州有民庸童牧牛童逸而牧舍火其父訟庸者殺其子投火中民不勝掠自誣服震視牘疑之密物色之得童傍郡以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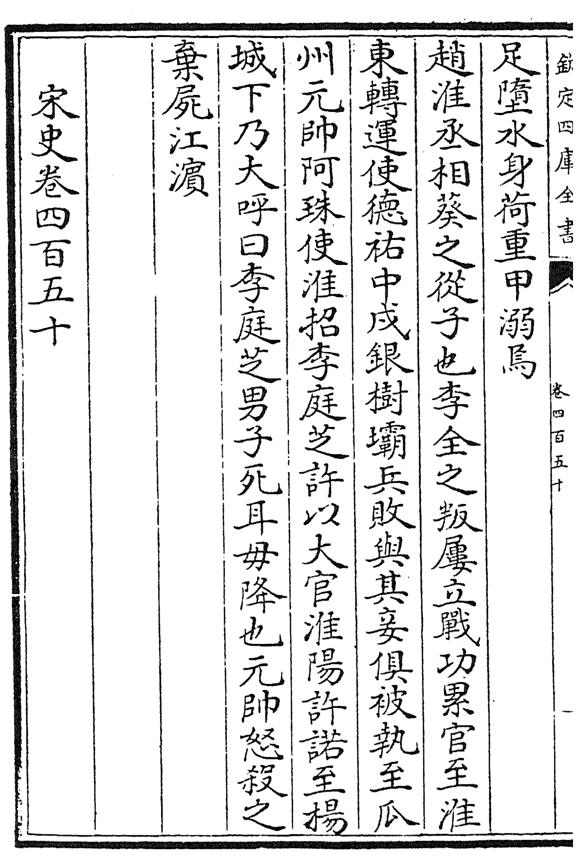
其父對如初震出其子示之獄遂直擢浙西提刑過闕陛辭似道以類田屬震震謝不能行至部又以疏力爭之趙氏有守阡僧甚暴横震遣吏捕治似道以書營救震不省卒按以法似道怒使侍御史陳堅劾去之咸淳十年起震知饒州時興國南康江州諸郡皆已歸附大兵略饒饒兵止千八百人震發州民城守昧爽出治兵至夜中始寐上書求援不報大兵使人入饒取降欵通判萬道同陰使於所部斂白金牛酒備降禮饒寓士皆

從之道同風震降震叱之曰我忍偷生負國邪城中少年感震言殺使者民有李希聖者謀出降械寘獄中明年二月兵大至都大提舉鄧益遁去震盡出府中金錢書官資揭於城募有能出戰者賞之衆懼不能戰北兵登陴衆遂潰震入府中玉芝堂其僕前請曰事急矣畨江門兵未合亟出猶可免震罵曰城中民命皆係於我我若從爾言得不死城中民死我何面目生邪左右不復敢言皆出有頃兵入執牘鋪案上使震署降震擲筆

于地不屈遂死之兄椿與家人俱死張世傑尋復饒州判官鄒宗節求震屍葬之贈華文閣待制謚忠介廟號褒忠官其二子震客馮驥何新之驥後守獨松關新之守閩之新壘皆戰死

趙與擇為嗣秀王德祐二年為浙閩廣察訪使益王之立舅楊亮節居中秉權與擇自以國家親賢多所諫止遂犯忌嫉諸將俱憚之未幾北兵逼浙東乃命與擇出瑞安與守臣方洪共任備禦朝臣言與擇有劉更生之

忠曹王皐之孝宜留輔以隆國本譖者益急卒遣之瑞
安受圍城中危急與洪誓以死守小校李雄夜開門納
外兵與檡洪率衆巷戰兵敗被縶董文炳問之曰汝為
秀王耶令能降乎與檡厲聲曰我國家近親令力屈而
死分也尚何問為遂殺之洪亦仗節而死又有趙孟錦
者少不羈遊淮以軍功為將佐北兵攻真州每戰輒為
士卒先守苗再成倚之為重北兵重艦駐江上孟錦乘
大霧來襲俄霧解日已高北兵見其兵少逐之登舟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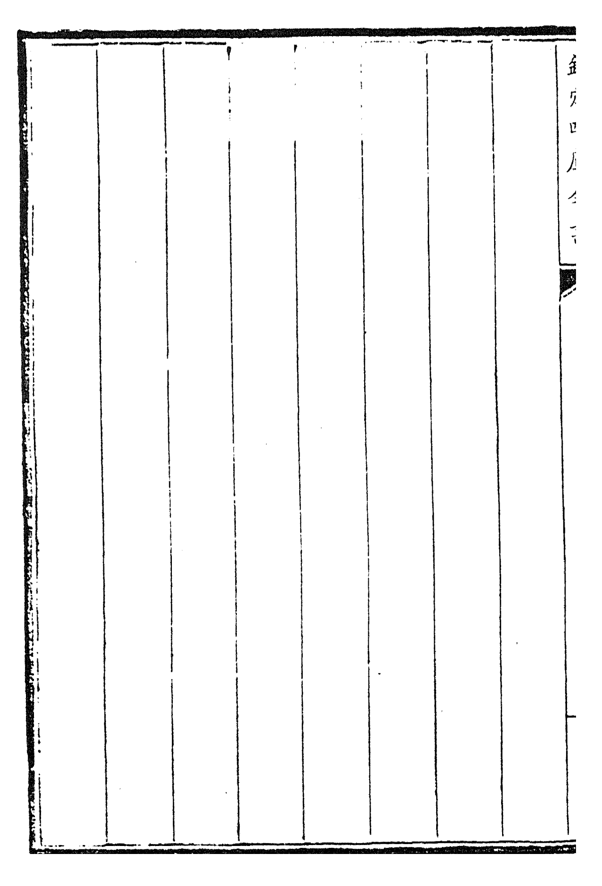
足墮水身荷重甲溺焉

趙淮丞相葵之從子也李全之叛屢立戰功累官至淮東轉運使德祐中戍銀樹壩兵敗與其妾俱被執至瓜州元帥阿珠使淮招李庭芝許以大官淮陽許諾至揚城下乃大呼曰李庭芝男子死耳毋降也元帥怒殺之棄屍江濱

宋史卷四百五十

謹案卷四百四十九第十五頁後六行遂長驅入

劒門刋本驅訛騎據監本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翟　槐

謄錄監生臣胡容佺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宋史卷四百五十二

詳校官編修臣王天禄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千七十九 史部

宋史卷四百五十一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二百十

忠義六

趙良淳 徐道隆　姜才　馬塈

密佑　張世傑　陸秀夫 劉鼎孫附

徐應鑣　陳文龍 姪瓚　鄧得遇

張　玨　趙立　附

趙良淳字景程居饒之餘干太宗子恭憲王之後丞相汝愚曾孫也累世以學行名號賢宗子良淳少學於其鄉先生饒魯知立身大節及仕所至以幹治稱而未嘗干人薦舉初以蔭為泰寧主簿三遷至淮西運轄浮湛冗官二十餘年馬光祖李伯玉范丁孫交薦辟之卒不振拔考舉及格改知分寧縣分寧江西劇邑俗尚譁訐良淳治之不用刑戮不任吏胥取民之敦孝者身親尊

禮之至甚桀驁者乃繩以法俗為少革秩滿特差權江西安撫司機宜文字詔除諸司審計院督餉江西升大理司直咸淳末廷臣議衆建宗室於内郡以為屏翰遂除良淳知安吉州先是知州李庚逌百事隳廢良淳至日與僚吏論所以守禦之備悉舉行之時歲饑民相聚為盜所在蠭起或請以兵擊之良淳曰民豈樂為盜哉時艱歲旱故相率剽掠苟活耳命僚屬以義諭之衆皆投兵散歸其不歸者衆縛以獻有掠人貨財詣其主謝

過而還之者良淳勸富人出粟振之嘗語人曰使太守身可以濟民亦所不惜也其言懇懇足以勸人人皆倒囷以應之朝議尋以徐道隆為浙西提刑以輔良淳加良淳直祕閣文天祥去平江潰兵四出剽掠良淳捕斬數人梟首市中兵稍戢已而范文虎遣使持書招降良淳焚書斬其使大兵廹獨松關有旨趣道隆入衛道隆既去大兵至軍其東西門良淳率衆城守夜就茇舍陴上不歸先是朝廷遣將吳國定援宜興宜興已危不敢

往乃如安吉見良淳顧留以為輔良淳見國定慷慨大言意其可用也請於朝留戍安吉已而國定開南門納外兵兵入城呼曰衆散元師不殺汝於是衆號泣散去良淳命車歸府兵士止之曰事至此侍郎當為自全計良淳叱去之命家人出避乃閉閤自經有兵士解救之復蘇衆羅拜泣曰侍郎何自苦逃之猶可求生良淳叱曰我豈逃生者耶衆猶環守不去良淳大呼曰爾輩欲為亂耶衆涕泣出復投繯而死

徐道隆字伯謙婺州武義人父煥知南雄道隆以任入官累官潭州判官權知全州荆湖制置使汪立信奏辟道隆為參議官立信遷兵部尚書道隆與賔客千許人俱去江陵趙孟傳為制置使以道隆參其軍事遂為提點刑獄時文天祥既去平江潰卒四出為浙西患苦安吉尤甚有言命道隆措置乃梟其首亂者于市牛監軍遒范文虎程鵬飛管景模俱遣書誘降道隆焚書斬使大兵至臨平臯亭山令間道入援時水陸皆有屯軍道

絕不通議由太湖經武康臨安縣境勤王即日乘舟出臨湖門泊宋村郡守趙良淳既縊死德祐二年正月朔旦追兵及道隆江陵親從軍三百人殊死戰矢盡搶槊折一軍盡沒道隆見執艦內閽守者少怠赴水死長子載孫亦赴水死餘兵有脫歸者言於朝命贈官賜謚厚恤其家立廟安吉官其子孫越三日宋亡

姜才濠州人貌短悍少被掠入河朔稍長亡歸隷淮南兵中以善戰名然以來歸人不得大官爲通州副都統

時淮多健將然驍雄無踰才才知兵善騎射撫士卒有恩至臨陣軍律凛凛其子當戰回白事才望見以為敗也援劒馳逐幾殺之賈似道出師才以兵屬孫虎臣為先鋒相拒于丁家洲大軍設砲架發車弩江濵中流數千艘旌旗聯亘鼓行而下才奮兵前接戰鋒已交虎臣遽過其妾所乗舟衆見之讙曰步師遁矣於是諸軍皆潰才亦收兵入揚州大兵乗勝攻揚州才為三疊陣逆之三里溝戰有功又與元帥戰揚子橋日暮兵亂流矢

貫才肩才拔矢揮刀而前所向辟易已而大軍築長圍
自揚子橋竟瓜洲東北跨灣頭至黃塘西北至丁村務
欲以久困之時德祐元年也明年正月宋亡二月五奉
使及一閤門宣贊舍人持謝太后詔來諭才發弩射却
之復以兵衍擊五奉使于召伯堡大戰而退未幾瀛國
公至瓜洲才與庭芝泣涕誓將士出奪之將士皆感泣
乃盡散金帛犒兵以四萬人夜擣瓜洲戰三時衆擁瀛
國公避去才進戰至浦子市夜猶不退阿珠使人招之

才曰吾寧死豈作降將軍邪四月才以兵攻灣頭柵五月復攻之騎旋濘而止乃舍騎步戰至四鼓全師以歸揚食盡才時出運米真州高郵以給兵六月護餉至馬家渡萬戶史弼將兵邀奪之才與戰達旦弼幾殆阿珠馳兵來援乃得免去庭芝以在圍久召才計事屏左右語久之第聞才厲聲云相公不過忍片時痛耳左右聞之俱汗下才自是以兵護庭芝第期與俱死七月益王在福州以龍神四廂都指揮使保康軍承宣使召才與

庭芝東至泰州將入海阿珠以兵追及圍泰州使使者招之降才不聽阿珠驅揚兵士妻子至城下會才疽發背不能戰諸將遂開門降都統曹安國入才臥內執之以獻阿珠愛其忠勇欲降而用之才肆為謾言阿珠責庭芝不降才曰不降者才也復憤憤不已阿珠怒咼之揚州才臨刑夏貴出其旁才切齒曰若見我寧不愧死邪有洪福者夏貴家僮也從貴積勞為鎮巢雄江左軍統制鎮江北貴降福與子大淵大源下班祗侯彭元亮

統貴軍復之加右武大夫知鎮巢貴既臣附招福不聽使其從子往福斬之大兵攻城久不拔遣貴至城下好語語福請單騎入城福信之門發而伏兵起執福父子屠城中貴泣殺大源大淵誨曰法止誅首謀何至舉家為戮福叱曰以一命報宋朝何至告人求活邪次及福福大罵數貴不忠請身南向死以明不背國也聞者流涕

馬塈宕昌人也一家父叔兄弟皆以忠勇為名將而塈

與其兄埜特顯咸淳中埜知欽州徙知邕邕地接六詔安南傍通諸溪峒撫御少失宜往往召亂埜鎮撫諸蠻及治關隘皆有條理大理不敢越善闡安南不敢入永平諸峒皆上帳冊邊陲晏然廣西經略李與上其功加閤門宣賛舍人未幾以左武衛將軍徵入朝已而宋亡埜因留靜江總屯戍諸軍護經略司印守城至元十四年平章阿爾哈雅攻廣西埜發所部及諸峒兵守靜江而自將三千人守嚴關鑿馬坑斷嶺道大兵攻嚴關不

克乃以偏師入平樂過臨桂夾攻堅堅兵敗退保靜江平章使人招降堅發弩射之攻三月堅夜不解甲前後百餘戰城中死傷相藉訖無降意城東隅稍甲大軍陽攻西門以精兵夜決水[illegible]攻東門破其外城堅閉內城城守又破之堅率死士巷戰刀傷臂被執殺之斷其首猶握拳奮起立踰時始仆靜江破邕守馬成旺及其子都統應麒以城降獨堅部將婁鈐轄猶以二百五十人守月城不下阿爾哈雅笑曰是何足攻圍之十餘日婁

從辟上呼曰吾屬饑不能出降茍賜之食當聽命乃遺之牛數頭米數斛一部將開門取歸復閉辟大軍乘髙視之兵皆分米炊未熟生𠞰牛啖立盡鳴角伐鼓諸將以為出戰也甲以待㝠乃令所部入擁一火砲然之聲如雷霆震城城皆崩煙氣漲天外兵多驚死者火熄入視之灰燼無遺矣

密佑其先密州人後渡淮居廬州佑為人剛毅質直累官至廬州駐劄御前遊擊中軍統領改權江西路副總

管咸淳十年以閤門宣賛舍人為江西都統是冬大元
丞相巴延下鄂州留右丞阿爾哈雅守之而將大兵東
下明年二月朱禩孫遣高世傑取鄂阿爾哈雅以兵逆
擊執世傑荆江口兵盡潰半入江西江西制置黄萬石
招集之且募寧都廣昌南劒義兵千餘人盡以屬佑十
一月大兵至隆興劉槃兵敗乃嬰城自守萬石時移治
撫州將遁懼佑不從乃調佑兵援槃且戒以勿戰未至
隆興槃已降都統夏驥率所部兵潰圍出已而元帥張

榮實呂師夔提兵逼撫州佑率衆逆之進賢坪兵來呼曰降者乎鬬者乎佑曰鬬者也麾其兵突戰進至龍馬坪大兵圍之數重矢下如雨佑告其部曰今日死日也若力戰或有生理衆咸憤厲自辰戰至日昃佑面中矢拔之復戰又身被四矢三槍衆皆死僅餘數十人佑乃揮雙刀斫圍南走前渡橋馬踏板斷遂被執衆見其勇戒勿殺輿歸隆興元帥宋都㟲曰壯士也欲降之縶之月餘終不屈嘗罵萬石為賣國小人使我志不得伸宋

都岱命劉槃呂師夔坐城樓引佑樓下以金符遺之許
以官佑不受語侵槃師夔益不遜又令佑子說之曰父
死子安之佑斥曰汝行乞於市第云密都統子誰不憐
汝也怡然自解其衣請刑遂死觀者皆泣下
張世傑范陽人少從張柔戍杞有罪遂奔宋隸淮兵中
無所知名阮思聰見而奇之言之呂文德文德召為小
校累功至黄州武定諸軍都統制攻安東州戰疾力與
高達援鄂州有功轉十官尋從賈似道入黄州戰蘄草

坪奪還所俘加環衛官歷知高郵軍安東州咸淳四年大兵築鹿門堡呂文德請益兵于朝調世傑與夏貴赴之及呂文煥以襄陽降命世傑將五千人守鄂州世傑以鐵絙鎖兩城夾以砲弩其要津皆施杙設攻具大軍破新城長驅而下世傑力戰不得前遣人招之不聽丞相伯顏陽攻嚴山隘潛舟自唐港盪舟入漢東攻鄂鄂降世傑提所部兵入衛道復饒州乃入朝時方危急徵諸將勤王多不至獨世傑來上下歎異自和州防禦使

不數月累加至保康軍承宣使總都督府兵遣將四出取浙西諸郡復平江安吉廣德溧陽諸城兵勢頗振此月與劉師勇諸將大出師焦山令以十舟為方碇江中非有號令毋發碇示以必死元帥阿朮載彀士以火矢攻之世傑兵亂無敢發碇赴江死者萬餘人大敗奔圌山上疏請濟師不報尋擢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十月進沿江招討使改制置副使兼知江陰軍已而大軍至獨松關召文天祥入衛以世傑為保康軍節度使知平

江尋亦召入衛加檢校少保二年正月大軍廹臨安世傑請移三宫入海而與天祥合兵背城一戰丞相陳宜中方遣人請和不可白太皇太后止之未幾和議亦沮兵至皐亭山世傑乃提兵入定海石國英遣都統卞彪説之使降世傑以為彪來從巳俱南也椎牛享之酒半彪從容為言世傑大怒斷其舌磔之巾子山四月從二王入福州五月與宜中奉昰為主拜簽書樞密院事王世强導大軍攻之世傑乃奉益王入海而自將陳弔眼

許夫人諸翼兵攻蒲壽庚不下十月元帥唆都將兵來援衆遂解去既而唆都遣人招益王又遣經歷孫安甫說世傑世傑拘安甫軍中不遣招討劉深攻淺灣世傑兵敗移王居井澳深復來攻井澳世傑戰却之因徙碙州至元十四年正月遣將王用攻雷州用敗績四月益王殂衛王昺立拜世傑少傅樞密副使五月遣瓊州安撫張應科攻雷州三戰皆不利六月再決戰雷城下應科死之世傑以碙州不可居徙王新會之厓山八月封

越國公發瓊州粟以給軍十月遣淩震王道夫襲廣州
震敗績明年元帥張弘範等兵至厓山或謂世傑曰北
兵以舟師塞海口則我不能進退盍先據海口幸而勝
國之福也不勝猶可西走世傑恐久在海上有離心動
則必散乃曰頻年航海何時已乎今須與決勝負悉焚
行朝草市結大船千餘作木砦為死守計人皆危之已
而弘範兵至據海口樵汲道絕兵茹乾糧十餘日渴甚
下掬海水飲之海鹹飲即嘔泄兵大困世傑率蘇劉義

方興日大戰弘範得世傑甥韓命以官使三至招之世傑歷數古忠臣曰吾知降生且富貴但為主死不移耳二月癸未弘範等攻厓山世傑敗走衛王舟大軍薄中軍世傑乃斷維以十餘艦奪港去後還收兵厓山劉自立擊敗之降其將方遇龍葉秀榮章文秀等四十餘人世傑復欲奉楊太妃求趙氏後而立之俄颶風壞舟溺死平章山下劉師勇者廬州人以戰功歷環衛官曾港師潰賈似道欲東入海師勇賛之入揚州圖再舉似道

然之時姚訔復常州似道命師勇以淮兵取呂城朝廷
加師勇和州防禦使助訔守常而以張彥守呂城合兵
拒大軍戰失利彥馬弱陷淖中見執呂城失守常州勢
益孤大軍寘彥城下招降師勇以大義斥彥彥慚而退
又遣范文虎來諭師勇伏弩射走之常受圍數月援兵
絕有羣鷗飛鳴繞城衆惡為不祥俄而城陷師勇拔柵
戰且行其弟馬墮塹躍不能出師勇舉手與訣而去淮
軍數千人皆鬬死有婦人伏積屍下覰淮兵六人反背

相拄殺敵十百人乃殪師勇從二王至海上見時事不可為憂憤縱酒卒塟于鼓山

陸秀夫字君實楚州鹽城人生三歲其父徙家鎮江稍長從其鄉人孟先生學孟之徒恒百餘獨指秀夫曰此非凡兒也景定元年登進士第李庭芝鎮淮南聞其名辟至幕中時天下稱得士多者以淮南為第一號小朝廷秀夫才思清麗一時文人少能及之性沉静不茍求人知每僚吏至閤賓主交驩秀夫獨歛焉無一語或時

宴集府中坐尊爼間矜莊終日未嘗少有希合至察其事皆治庭芝益器之雖改官不使去已就幕三遷至主管機宜文字咸淳十年庭芝制置淮東擢參議官德祐元年邊事急諸僚屬多亡者惟秀夫數人不去庭芝上其名除司農寺丞累擢至宗正少卿兼權起居舍人二年正月以禮部侍郎使軍前請和不就而反二王走温州秀夫與蘇劉義追從之使人召陳宜中張世傑等皆至遂相與立益王于福州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

事宜中以秀夫久在兵間知軍務每事咨訪始行秀夫亦悉心賛之無不自盡旋與宜中議不合宜中使言者劾罷之張世傑讓宜中曰此如何時動以臺諫論人宜中皇恐亟召秀夫還時君臣播越海濵庶事疎略楊太妃垂簾與羣臣語猶自稱奴每時節朝會秀夫儼然正笏立如治朝或時在行中凄然泣下以朝衣拭淚衣盡浥左右無不悲動者屬井澳風王以驚疾殂羣臣皆欲散去秀夫曰度宗皇帝一子尚在將焉置之古人有以

一旅一成中興者今百官有司皆具士卒數萬天若未欲絶宋此豈不可為國邪乃與衆共立衛王時陳宜中往占城與世傑不協屢召不至乃以秀夫為左丞相與世傑共秉政時世傑駐兵厓山秀夫外籌軍旅内調工役凡有所述作又盡出其手雖匆遽流離中猶日書大學章句以勸講至元十六年二月厓山破秀夫走衛王舟而世傑劉義各斷維去秀夫度不可脱乃杖劍驅妻子入海即負王赴海死年四十四翰林學士劉鼎孫亦

驅家屬并輜重沉海不死被執擄掠無完膚一夕得脫
卒蹈海禺孫字伯鎮江陵人進士也方秀夫海上時記
二王事為一書甚悉以授禮部侍郎鄧光薦曰君後死
幸傳之其後厓山平光薦以其書還廬陵大德初光薦
卒其書存亡無從知故海上之事世莫得其詳云
徐應鑣字巨翁衢之江山人世為衢望族咸淳末試補
太學生德祐二年宋亡瀛國公入燕三學生百餘人皆
從行應鑣不欲從乃與其子琦崧女元娘誓共焚子女

皆喜從之太學故岳飛第有飛祠應鑣具酒肉祀飛曰天不祐宋社稷為墟應鑣死以報國誓不與諸生俱北死已將魂魄累王作配神主與王英靈永永無斁琦亦賦詩以自誓祭畢以酒肉餉諸僕諸僕醉臥應鑣乃與其子女入梯雲樓積諸房書籍箱笥四周縱火自焚一小僕未寐聞火聲起至樓下穴牖視之應鑣父子儼然坐立如廟塑像走報諸僕壞壁入撲滅火應鑣不能死與其子女快快出戶去倉卒莫知所之翌日得其屍祠

前井中皆僵立瞠目面如生諸僕為具棺歛殯之西湖金牛僧舍益王立福州褒其節贈朝奉郎祕閣修撰後十年其同舍生劉汝鈞率儒者五十餘人收而葬之方家峪私諡曰正節先生

陳文龍字君賁福州興化人丞相俊卿之後也能文章負氣節初名子龍咸淳五年廷對第一度宗易其名文龍丞相賈似道愛其文雅禮重之由鎮東軍節度判官歷崇政殿說書祕書省校書郎數年拜監察御史皆出

似道力然自十數年似道所制臺諫皆闒茸臺中相承凡有所建白皆呈稟似道始行至文龍為之獨不呈稟已忤似道知臨安府洪起畏請行類田似道主其說文龍上疏以為不可似道怒寢其疏襄陽久被圍似道日恣溪樂不少加意時陽請督師而陰使其黨留已竟失襄陽文龍上疏極言其失范文虎總師無功似道庇之以知安慶又除趙溍知建康黄萬石知臨安文龍言文虎失襄陽今反見擢用是當罰而賞也溍乳臭小子何

以任大閫之寄萬石政事怠荒以為京尹何以能治請皆罷之似道大怒黜文龍知撫州旋又使臺臣李可劾罷之未幾呂文煥導大軍東下范文虎首迎降與文煥俱東似道兵潰魯港滸最先遁以故列城從之皆遁始悔不用文龍之言起為左司諫尋遷侍御史時邊事甚急王爚與陳宜中不能畫一策而日坐朝堂爭私意潛說反以平江降臺臣請籍其家鑰以為可宜中以為不可張世傑諸將分四道出師而大臣不監護臺諫論之

煥請行邊下公卿雜議宜中請出督師又下公卿雜議

文龍上疏曰書言三后協心同底於道北兵今日取某

城明日築某堡而我以文相遜以迹相疑譬猶拯溺捄

焚而為安步徐行之儀也請召大臣同心圖治無滋虛

議其後宜中與煥終不相能而去至十月始來事已不

可為矣是冬累遷文龍至參知政事未幾議降文龍乃

上章乞歸養既出國門而悔之復上疏求還不報乃歸

五月益王稱制于福州復以文龍參知政事漳州畔以

文龍為閩廣宣撫使討之文龍以黄恮前守漳有恩信辟為參謀官按兵泉州使恮入招撫之恮至民皆頓首謝罪興化有石手軍者能擲石中人議者以其不足用罷之石手軍亦畔復命文龍為知軍平之已而降將王世强復導大軍入廣建寧泉福皆降知福州王剛中遣使狥興化文龍斬之而縱其副以還使持書責世强剛中負國遂發民兵自守城中兵不滿千大兵來攻不克使其姻家持書招降之文龍焚書斬其使有風其納欵

者文龍曰諸軍特畏死耳未知此生能不死乎乃使其
將林華偵伺境上華即降且導兵至城下通判曹澄孫
開門降執文龍與其家人至軍中欲降之不屈左右凌
挫之文龍指其腹曰此皆節義文章也可相逼邪强之
卒不屈乃械繫送杭州文龍去興化即不食至杭餓死
其母繫福州尼寺中病甚無醫藥左右視之泣下母曰
吾與吾兒同死又何恨哉亦死衆歎曰有斯母宜有是
兒爲收葬之蒲壽庚以泉州降告其民曰陳文龍非不

忠義如民何聞者笑之大兵既歸文龍之姪瓚復舉兵殺林華據興化未幾復破瓚死之

鄧得遇字達夫邛州人淳祐十年進士調寧遠主簿改知南昌縣通判隆興府監行在藏庫出知昭州遷廣西提點刑獄逾年攝經略事兼知靜江府德祐元年長沙被兵得遇遣都統馬曁馬應麒赴援曁潛叛而還得遇斬之軍事悉委之應麒未幾馬曁代閫議事不合二年移治蒼梧靜江破得遇朝服南望拜辭書幅紙云宋室

忠臣鄧氏孝子不忍偷生寧甘溺死彭咸故居乃吾潭府屈公子平乃吾伴侶優哉悠哉吾得其所遂投南流江而死

張珏字君玉隴西鳳州人年十八從軍釣魚山以戰功累官中軍都統制人號為四川虓將寶祐末大兵攻蜀破吉平隘拔長寧殺守將王佐父子至閬州降安撫楊奫推官趙廣死之至蓬州降守將張大悅運使施擇善死之順慶廣安諸郡破竹而下明年合諸道兵圍合州

凡攻城之具無不精備珏與王堅協力戰守攻之九月不能下景定初合守王堅徵入朝以馬千代守合四年千子䰟餉至虎相山為東川兵所得屢以書勸千降朝廷乃以珏代千珏魁雄有謀善用兵出奇設伏算無遺策其治合州士卒必練器械必精御部曲有法雖奴隸有功必優賞之有過雖至親必罰不貸故人人用命自全汝楫失大食平大兵築虎相山駐兵兩城時出攻梁山忠萬開達民不得耕兵不得解甲而臥每餉渠遇數

郡兵護送死戰兩城之下始克入咸淳二年十二月珏遣其將史焰王立以死士五十斧西門入大戰城中復其城三年四月平章賽音迪延齊提兵入壞重慶夾道出合城下珏碇舟斷江中為水城大兵數萬攻之不克遂引去合州自余玠用二冉生策徙軍釣魚山城壁甚固然開慶受兵民凋斃甚珏外以兵護耕内教民墾田積粟米再期公私兼足九年叛將劉整復獻計欲自青居進築馬騣虎頂山扼三江口以圖合匣刺統軍率諸翼兵

以築之左右欲出兵與之爭玨不可曰蕪菁平母德彰城汪帥勁兵之所聚也吾出不意而攻之馬騣必顧其後不暇城矣乃張疑兵嘉渠口潛師渡平陽灘攻二城火其資糧器械越砦七十里焚船場統制周虎戰死馬騣城卒不就十年加寧江軍承宣使德祐元年陞四川制置副使知重慶府五月加檢校少保徽其兵入衛蜀道斷不得達六月昝萬壽以嘉定及三龜九頂降守將侯都統戰死已而瀘叙長寧富順開達巴渠諸郡不一

月皆下合兵圍重慶作浮梁三江中斷援兵自秋徂冬援絶糧盡珏屢以死士間入城許以赴援日爲之晝守禦計二年正月遣其將趙安襲青居執安撫劉才叅議馬嵩歸二月遣張萬以巨艦載精兵斷内水橋入重慶四月合重慶兵出攻鳳頂諸砦珏結瀘士劉霖先坤朋爲内應六月遣趙安破神臂門執梅應春殺之復瀘州重慶兵漸解去圍瀘州十二月趙定應迎珏入重慶爲制置時楊立以涪州降珏遣張萬攻走立俘其僚屬馮

巽午等立復合兵來決戰史進張世傑戰死萬不支俘
立妻子及安撫李端以歸珏以都統程聰守涪重慶兵
盡退珏聞二王立廣中遣兵數百人求王所調史訓忠
趙安等援瀘州張萬入夔連忠涪兵拔石門及巴巫砦
獲將士百餘人解大寧圍攻破十八砦明年六月張徳
潤復破涪州執守將程聰先是聰在重慶力主守城之
議珏入不知也使出守涪聰至郡怏怏不設備至是被
執徳潤以肩輿載聰歸語之曰若子鵬飛為參政矣早

晚可會聚也聰曰我執彼降非吾子也是月梁山軍袁
世安降十月萬州破殺守將上官夔十一月瀘州食盡
人相食遂破之安撫王世昌自經死大兵會重慶駐佛
圖關以一軍駐南城一軍駐朱村坪一軍駐江上遣瀘
州降將李從招降珏不從十二月達州降將鮮汝忠破
咸淳皇華城執守將馬塈軍使包申巷戰死至元十五
年春珏遣總管李議將兵由廣陽一軍皆没二月大兵
破紹慶府執守將鮮龍湖北提刑趙立與制司幕官趙

西泰皆自殺珏率兵出薫風門與大將伊蘇岱爾戰扶桑壩諸將從其後合擊之珏兵大潰城中糧盡趙安以書說珏降不聽安乃與帳下韓忠顯夜開鎮西門降珏率兵巷戰不支歸索鴆飲左右匿鴆乃以小舟載妻子東走涪中道大憾斧其舟欲自沉舟人奪斧擲江中珏踊躍欲赴水家人挽持不得死明日萬戶特穆爾追及於涪執之送京師重慶降制機曹琦自經死張萬張起巖出降進攻合州破外城三月王立亦降珏至安西趙

老庵其友謂之曰公盡忠一世以報所事今至此縱得不死亦何以哉珏乃解弓弦自經厠中從者焚其骨以瓦缶瘗之死所趙立者字德修重慶人第進士以上書迕賈似道被謫德祐初起為太社令湖北提刑使蜀趣諸將入衛至重慶則咎萬壽已降珏方城守為後圖立無以復合還至涪沉水死

宋史卷四百五十一